

人看不懂，往往是譯者自己也不十分有把握的。「讀者看不懂，書就賣不好。」其實，這才是出版商真正的理由。

無知不是與生俱來的，那些比無知多知道一點的人應該負起大多數人無知的責任。「讀者的眼睛是雪亮的」，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不知是那位仁君，後來那些學舌的人，也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。

文學的徬徨

修士

二次世界大戰後，世界文壇氣象大不如前，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。

目前各國都非常缺乏「重量級」的作家。美國作家裏找不到一個能和佛克納相提並論的，德國作家羣中也沒有一個能和湯瑪斯曼相頡頏，法國新一代的作家中亦無特別可觀者。

唯一的例外恐怕是南美洲了。南美的文學大師們抱負頗大，成就也確實可以和普魯斯特、喬埃斯、卡夫卡、福克納等大師的作品等量齊觀。不過這是題外話，非本文討論的對象。

文學為何一蹶不振？筆者以為有兩大原因：

一、浪漫哲學的衰微

科學是理性的監護人。科學不斷進步，使得理性的勢力範圍擴張



不已。科學的崛起乃是人類文化史的主流，相形之下，浪漫哲學反而成爲一種「反動」——因爲目前沒有人能與科學爭辯！但浪漫精神乃根植於人性，所以這種衝突是必然的。

最近一次浪漫哲學的復興，由尼采帶頭，至海德格而達於巔峯。然而現在已經煙消雲散了。

浪漫哲學之沒落對文學影響相當大。今天的科學分割過細，與非專業人員的距離愈拉愈遠，加以缺乏「一以貫之」的人才，以致無法成爲一種指導性的思潮。思潮乃是文學的指南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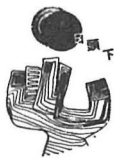
科學誠然是人類最值得驕傲的成就之一。然而今天世界各地的作家們却在科學的陰影下迷路了。

二、大眾傳播的衝擊

二次世界大戰後，電視爲大眾傳播帶來了無比的震盪。電視已經創造出一種新文化。曾幾何時，這個世界邁進了「超級巨星」的時代。當今之世，沒有一種傳播工具像電視一樣普及而快捷；沒有一種傳播工具像電視一樣，力大無窮——我是指使人一夜成名的力量。電視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力量，主要是由於它所採用的標準：通俗性。

平心而論，通俗性並非文學的死病。作家可以憑他的才華寫出雅俗共賞的作品。可是，我們要考慮的並非作家而是讀者。通俗性很容易危害讀者的口味。

相同的道理，報紙也必須爲該國的「文學品質」負責任。報紙對



文學的影響力遠大於電視，因為報紙的對象偏於知識份子。可是，在電視的威脅下，報紙也必須以「通俗性」做為取捨的標準。這種趨勢對文學而言是一個沉重的打擊。

此外，文學的另一個威脅是電影。電影藝術的長足發展已經使人們開始沉思一個問題：小說會不會被電影取而代之？電影是科技的產物，進步極速。這種新興藝術在敘事及表達戲劇效果的能力都不比小說遜色。更重要的一點是，這種方興未艾的新藝術吸收了大批一流的文學及藝術人才。小說會不會被這種科技與藝術的綜合體所取代呢？「文學」這個字到最後會不會只等於「純詩」呢？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。

應該有買書的習慣

簡青

一本書，如果單看價錢，也許不會覺得便宜，但如再想想那是蘊含着多少經驗與智慧，是作者的精神及思想所在，那就很值錢了。臺灣的書市場，一直不振，雖也有例外，畢竟是少數。不振的原因很多，主要是一般人還沒養成買書的習慣。愛書、喜歡看書的人不少，當然買書的人也有，但一般人喜歡借書，或「要」本書來看。出版社送些書給朋友做做公共關係，無可厚非；而很多作者，往往掏了錢買自己的書送給朋友。但出了書

